

李劍國 輯校

唐五代傳奇集

第三冊

中華書局

李劍國 輯校

唐五代傳奇集

第三冊

中華書局

唐五代傳奇集第二編卷四

張左

牛僧孺撰

前進士張左^(一)，嘗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叟^(二)自斜徑合路，左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答。至於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問所從來！」左遜謝曰：「向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我潦倒，欲噓吾釋志耳。」遂鞭乘促走。左亦撲馬趨，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左方疲倦，貰取^(三)酒將飲，試就請曰：「單醪^(四)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所好，何子解吾意！」

飲訖，左覘其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然^(五)非所敢望。」叟曰：「吾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爲歡^(六)。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

陷，大軍將旋^(七)，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八)，人向主壽。』既覺^(九)，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於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托跋^(一〇)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合^(一一)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生前梓潼薛君胄也^(一二)。好服朮蕊散^(一三)，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酒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何無異人降止？」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頽然思寢，纔至席^(一四)，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一五)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亡^(一六)生死苦矣。」

『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翠竹，縈繞香甸^(一七)。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瑰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一八)。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

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翡翠簾帷帳，中間獨寒^(一九)。真伯身衣雲霞日月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一人^(二〇)皆拱手拜伏，不敢仰視。有高冠長鬣絳紗衣^(二一)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大素^(二二)，國既百^(二三)億，爾倫^(二四)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況爾清乃躬誠^(二五)，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右可主錄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即有黃帔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

『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麗^(二六)，異香馥林塘。登高一悵^(二七)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一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卿^(二八)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居^(二九)處。隨視童子，亦不見。因問諸鄰人，鄰人云：「失君^(三〇)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遂生於申^(三一)家，即今身也。』

「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三二)得至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由此壽千歲矣。吾授汝符，即歸。』因吐^(三三)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三四)百餘歲。然吾所見異事甚多，並記鹿革中。」因啓囊，出一軸書，甚大，字頗細。左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

昭然可紀。此卷八事，無非叟之所說。其夕將明，左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三五〕}，有人於炭谷湫^{〔三六〕}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左遽尋之，已復不見。時貞元中^{〔三七〕}。（據中華書局版程毅中點校十一卷本《玄怪錄》卷七枝錄，又《太平廣記》卷八三引《玄怪錄》）

〔一〕左《廣記》、《廣豔異編》卷一六《兜玄國記》、《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瑣記家及《唐人說薈》第十集《申宗傳》作「佐」，下同。

〔二〕叟《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始」。明鈔本、孫校本、《太平廣記》詳節《卷八》、《太平通載》卷九引《太平廣記》作「叟」。

〔三〕取《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白」。

〔四〕單醪 陳本、《廣記》孫校本作「單醪」，《會校》據改。《廣記》、《廣豔異編》作「單瓢」，《太平通載》乃作「單醪」，《廣記》詳節作「單□」。《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單瓢」。按：單，通「單」，樽也。《文選》卷三五張協《七命》：「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李善注：「《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

〔五〕然《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他」，《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然」。

〔六〕因改爲歡《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因改宗爲觀」。按：作「觀」

誤。《北齊書》卷一《神武紀上》：「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

〔七〕大軍將旋 陳本、《廣記》作「大將軍旋」，誤。按：《北史》卷九《周本紀上》載：「西魏恭帝元年十月，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按：指梁）。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丙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剋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討梁雖有大將軍楊忠，然非主帥，不得單言大將軍旋也。

〔八〕天年 陳本、《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天年」。《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天年」。按：作「天年」誤，觀下文可知。

〔九〕既覺 《廣記》、《廣豔異編》作「不千」，《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至千」，《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百千」，均譌。

〔一〇〕托跋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拓跋」。按：拓跋，北魏皇族複姓，又作「托跋」。《魏書》卷一《序紀》：「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宋書》卷五《文帝紀》：元嘉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虜帥拓跋燾死」。

〔一一〕合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可」，《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合」。

〔一二〕汝生前梓潼薛君胄也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生前」作「前生」，意同。陳本、《類說》卷一一《幽怪錄·兜玄國》、《孔帖》卷三〇引《幽怪錄》、《天中記》卷二二引《幽怪錄》「胄」作「曹」。

〔三〕 朮蕊散 「朮」原作「木」，據《廣記》、《廣豔異編》改。《廣豔異編》作「朮藥散」。按：白朮乃養生

之藥，古人用朮製成丸或散，用以服食。梁陶弘景《真誥》卷二《運象篇》：「朮散除疾，是爾所宜。」

〔四〕 纔至席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前有「頭」字。

〔五〕 盍 《廣記》原作「盡」，汪校本及《會校》據明鈔本改作「請」，《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同。按：「盡」乃「盍」之形譌，《廣記詳節》、《太平通載》、《廣豔異編》作「盍」。

〔六〕 亡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離」，《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無」。按：亡，同「無」。

〔七〕 清泉翠竹縈繞香甸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廣記》孫校本作「清泉翠竹，縈遶杳冥」，《廣記詳節》、《太平通載》則同此。

〔八〕 此國大小於君國 此句當有脫文。陳本「於」作「與」。

〔九〕 褰 《廣記》、《廣豔異編》作「坐」，《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褰」。

〔一〇〕 二人 此下《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有「既人」二字。按：前叙真伯、玉童，皆殿中所見，則已入矣。

〔一一〕 長鬣絳紗衣 《廣記詳節》、《太平通載》「鬣」作「鬚」。《廣記》作「長裾緣綠衣」，《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長裾綠衣」。

〔一二〕 大素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大」作「太」，《廣記詳節》、《太平通載》

作「大」。按：大，通「太」。漢班固《白虎通德論》卷八《天地》：「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

〔三〕百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有」，《廣記》孫校本、《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百」。

〔四〕爾倫 原作「爾淪」，據《廣記詳節》、《太平通載》改。按：爾倫，爾輩也。南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卷九《香菌出括蒼山谷中其味香滑絕妙昔嘗欲獻之壽康終不敢也》：「薰蒸應地德，香滑異園蔬。天花非爾倫，金芝恐其餘。」

〔五〕誠 陳本、《廣記》孫校本作「試」，《廣記》《四庫》改本作「誠」。

〔六〕麗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煦」，《廣記》孫校本、《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麗」。

〔七〕悵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長」。

〔八〕卿 《廣記》、《廣豔異編》作「鄉」。

〔九〕居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去」，《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居」。

〔一〇〕君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君胄」。

〔一一〕申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作「君」，《太平通載》譌作「由」。

〔三〕 已 《廣記》作「以」。

〔三〕 吐 《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出」。

〔四〕 二 《太平通載》譌作「一」。

〔五〕 日 《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月」。

〔六〕 炭谷湫 《廣記》、《廣豔異編》「炭」作「灰」，誤，《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巖」。按：《廣記》卷

六九引《逸史·馬士良》：「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湫岸，潛於大柳樹下。」南山即終南山。《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五有《題炭谷湫祠堂》。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卷一一《萬年縣》：「炭谷在縣南六十里。」又：「澄源夫人湫廟，按今縣有顯應夫人廟，所在與此正同。當時澄源改封在終南山炭谷，去縣八十里。唐封澄源夫人，湫池尚在。」終南山又有巖谷湫。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七四《立終南山祠敕》：「每聞京師舊說，以爲終南山興雲即必有雨……況茲山北面闕庭，日當恩顧，修其望祀，寵數宜及。今聞都無祠宇，巖谷湫□在命祀終南山，未備禮秩。」《唐會要》卷四七亦載，闕字爲「却」。然《四庫全書》本《唐大詔令集》及《唐會要》，均作「炭谷湫」。不知「巖」、「炭」之別是否爲異名。

〔七〕 時貞元中 《廣記》、《廣豔異編》、《唐人百家小說》、《唐人說薈》開篇云「開元中」，誤，《廣記詳節》、《太平通載》作「貞元中」。

按：《太平廣記詳節》卷八引作《續玄怪錄》，誤。本篇開首云「前進士張左，嘗爲叔父言」，

而卷八《劉法師》末云：「茲昭應縣尉薛公幹爲僧孺叔父言也。」則出牛書也。本篇云：「此卷八事，無非叟之所說。」而叟稱「吾所見梁陳隋唐耳」。卷一《杜子春》、《裴謨》、卷四《柳歸舜》、《來君綽》、卷五《顧總》、《周靜帝》、卷六《董慎》、《袁洪兒誇郎》、事皆託之梁陳隋唐，蓋即所言八事也。八事與《張左》原在一卷，今本非原書，次第已亂矣。

《廣豔異編》卷一六據《廣記》取入本篇，題《兜玄國記》。《五朝小說·唐人百家小說》瑣記家及《唐人說薈》第十集（同治八年刊本卷一二）《申宗傳》，亦據《廣記》，微有刪略，妄題唐孫顛（《唐人說薈》有撰字）。

蕭至忠

牛僧孺撰

中書令蕭至忠^(一)，景雲元年，爲晉州^(二)刺史。將以臘日畋遊，大事置羅。先一日，有薪者樵於霍山，暴瘡不能歸，因止巖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將艾，似聞谷峯^(三)有人聲。初以爲盜賊將至，則匍匐於枯^(四)木中。時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長丈餘，鼻有三角，體被豹^(五)鞞，目閃閃如電，向谷長嘯。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駢迎百許步，長人即唱言曰：「余玄冥使者，奉北帝之命。明日臘日，蕭使君當順時畋獵。汝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七)。」言訖，群獸皆俯伏戰

懼，若請命者。有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八)。長人言曰：「以某等^(九)之命，死亦^(一〇)以分。然蕭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時令耳，若有少故則止，使者豈無術救余等^(一一)？」使者曰：「非余欲殺汝輩，但^(一二)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畢矣，自此任爾自爲計。然余聞東谷嚴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一三)。」群獸皆輪轉歡叫。使者即東行，群獸畢^(一四)從。時薪者疾亦少間，隨往覘之。

既至東谷^(一五)，有茅堂^(一六)數間。黃冠一人，架懸虎皮，身熟寢，驚起，見使者曰：「闊別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無配群生臘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問。然彼皆求生^(一七)於四兄，四兄當爲謀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請。黃冠曰：「蕭使君役人，必恤其饑寒^(一八)。若祈滕六降雪^(一九)，巽二起風，即不復遊獵矣。余昨得滕六書，知已喪偶，又聞索泉家第五娘子爲歌姬，以妬忌黜。若汝求得美女納之，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飲，汝若求得醇醪以賂之，則風立生。」有二狐自稱：「多媚，能取之。河東縣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嬌豔。絳州盧思由^(二〇)善釀醪，妻產，必有美酒。」言訖而去，諸獸皆有歡聲。

黃冠乃謂使者曰：「憶含質在仙都，豈意千年爲獸身，悒悒不得志。聊爲《述懷》一章。」乃吟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涯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空^(二一)山萬般苦。」然含質譴謫已滿，惟有十一日即歸紫府矣。久居於此，將別不無恨恨^(二二)。因題數

行於壁，使後人知僕曾居於此矣。」乃書北壁曰：「下玄八千億甲子，丹飛先生嚴含質，謫下中天被斑革。六千^(三三)甲子，血食澗飲，廁猿狖，下濁界，景雲元祀^(三四)升太一。」時薪者素曉書誦，因密記得之。少頃，老狐負美人至，纔及笄歲，紅袂拭目，殘妝妖媚^(三五)。又有一狐，負美酒二瓶^(三六)，香氣芳烈。嚴四兄即以美女及美酒瓶，各內一囊中，以朱書二^(三七)符，取水喫之，二囊即飛去。薪者懼其^(三八)爲所見，即尋路却迴。未明^(三九)，風雪暴至，竟日乃罷，而蕭使君不復獵矣。（據中華書局版程毅中點校十一卷本《玄怪錄》卷七校錄，又《太平廣記》卷四四一引《玄怪錄》）

〔一〕蕭至忠「至」原作「志」，據《太平廣記詳節》卷三九、《紺珠集》卷五《幽怪錄·滕六降雪異二起風》、《孔帖》卷二《滕六降雪》（無出處）、《海錄碎事》卷一三下引《幽怪錄》、《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引《幽怪錄》、《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三又卷四引《幽怪錄》、《三洞群仙錄》卷一八引《幽怪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二又卷五二引《幽怪錄》、陳元靚《事林廣記》甲集卷上引《幽怪錄》、王明清《揮塵餘話》卷二引《玄怪錄》、《群書類編故事》卷一引《幽怪錄》、憑虛子《狐媚叢談》卷三《狐負美姬》改。《廣記》《四庫全書》本改作「至」。按：兩《唐書》有《蕭至忠傳》。

〔三〕晉州 明陳繼儒《虎齋》卷三作「衡州」，誤。按：《舊唐書·睿宗紀》：景雲元年七月，「以蕭至忠爲晉州刺史」。晉州，治臨汾縣，即今山西臨汾市。下文云「薪者樵於霍山」，霍山又名霍太山、太岳

山，在晉州霍邑縣（今山西霍州市）東南。

〔三〕 谷宰 《狐媚叢談》、《廣豔異編》卷二八《丹飛先生傳》、《稗家粹編》卷四《蕭志忠》作「谷宰」，「宰」字譌。按：谷宰，山谷中林木聚集處。宰，通「萃」。《廣記》、《逸史搜奇》庚集六《蕭志忠》作「悉宰」。

〔四〕 枯 《廣記》、《狐媚叢談》作「林」。

〔五〕 豹 《廣記詳節》作「虎」。

〔六〕 玄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事類備要》前集卷二、《類編故事》作「九」，《群仙錄》作「元」。

〔七〕 汝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鎗死若干合網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鷹死 原作「汝等若干合鷹死，若干合箭死」，據《廣記》補改。《廣記詳節》亦同，「汝」作「爾」。

〔八〕 向 原作「白」，據陳本、《廣記》、《狐媚叢談》、《廣豔異編》、《稗家粹編》、《逸史搜奇》改。

〔九〕 等 此字原無，據《廣記》、《狐媚叢談》補。

〔一〇〕 死亦 《廣記》、《逸史搜奇》作「即實」，《廣豔異編》作「即死」。按：「實」蓋「死」之譌字。

〔一一〕 余等 原脫「等」字，據《廣記詳節》補。《廣記》作「某等」。

〔一二〕 但 《廣記》下有「今自」二字，《廣記詳節》「今」誤作「令」。

〔一三〕 東谷嚴四善謀爾等可就彼祈求 《廣記》「嚴四」下有「兄」字。《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事類備要》前集卷二、《類編故事》作「東谷嚴四善謀，試爲求計」。

〔二四〕畢 陳本作「翼」，《稗家粹編》作「異」，《逸史搜奇》作「冀」，均譌。

〔二五〕既至東谷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作「行至深岩」，《事類備要》前集卷二、《類編故事》作「至深巖」。

〔二六〕茅堂 《廣記詳節》「茅」作「第」，當譌。

〔二七〕生 《廣記》作「救」，孫校本、《廣記詳節》作「術」。

〔二八〕蕭使君役人必恤其饑寒 陳本、《稗家粹編》、《狐媚叢談》作「蕭使君從仁心，恤其饑寒」，《逸史搜

奇》同，「仁」作「人」，《廣豔異編》作「蕭使君懷仁心，恤人飢寒」。

〔二九〕降雪 《揮塵餘話》作「致雨」，誤。

〔三〇〕思由 《廣記》作「司戶」，《廣記詳節》作「司田」。按：司戶參軍事、司田參軍事，均爲州之僚佐。

〔三一〕空 《虎薈》作「青」。

〔三二〕不無恨恨 陳本、《稗家粹編》作「無限恨」。

〔三三〕千 《廣記》作「十」，《廣記詳節》同，明許自昌刻本作「千」，陳本、《稗家粹編》、《狐媚叢談》、《廣豔

異編》、《逸史搜奇》作「十萬」。

〔三四〕元祀 《廣記》、《全唐詩》卷八六七嚴含質詩作「元祀」。《廣記》孫校本作「元祀」。按：元祀，元

年。《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陸德明《釋文》：「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

曰年。」作「紀」譌。

〔三五〕殘妝妖媚 《廣記詳節》「妝」作「粉」，陳本「妖」作「嬌」。

〔三六〕瓶 《廣記》孫校本作「鑿」。按：《說文》金部：「鑿，兩刃，有木柄，可曰又艸。」當誤。

〔三七〕二 《廣記》誤作「一」，孫校本、《廣記詳節》作「二」。

〔三八〕其 《廣記》、《狐媚叢談》作「且」。

〔三九〕未明 《事文類聚》前集卷三、《事類備要》前集卷二、《類編故事》、《天中記》卷二引《齒（幽）怪錄》前有「翌日」二字。

按：《稗家粹編》卷四、《狐媚叢談》卷三、《廣豔異編》卷二八據傳本《玄怪錄》採入，分別題作《蕭志忠》、《狐負美姬》、《丹飛先生傳》。《逸史搜奇》庚集六亦載，題《蕭志忠》。

李洵

牛僧孺撰

漢中從事李洵言：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一)，尉於巴蜀，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投止，因於青城^(二)下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欲聘納之，計無所出。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爲盤筵，邀召女客？五百里內，盡可迎致。」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遍報五百里內女郎，即日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時已爲舅納之^(三)，盧舅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往收捕。盧舅時方食，

兵騎繞宅四合，盧談笑自若，殊不苦^(四)懷。食訖，謂尉妻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即當送素色衣來，便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驢^(五)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不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帳子、緋羅縠絹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旁射^(六)，不可正視，坐皆懾^(七)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紅壞立盡。

兼瓊大駭，具狀錄奏聞。帝^(八)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帝即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九)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即令衙官隨訪。入山數里，至一草堂，王老幡然鬢髮，隱几危坐。衙官隨入，遂宣詔，兼致兼瓊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子^(一〇)張果也。」因與兼瓊尅期至京師，令先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至銀臺，王老亦到。帝召問，張果猶在席^(一一)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言之！」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一二)因奏曰：「盧二舅即太元夫人庫子，因假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着，已受謫至重，爲鬱單天子矣。亡尉妻以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留，帝命放還。出後不知所在也。（據中華書局版程毅中點校十一卷本《玄怪錄》卷七校錄，又《太平廣記》卷三一引《玄怪錄》）